中国岛屿研究与岛屿诗学 *

苏　娉　王梓钰

[摘　要] 中国岛屿研究深受中国文学中岛屿诗学的影响。在世界岛屿研究和中国岛屿诗学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岛屿研究基于本土岛屿地理人文，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中国岛屿研究呈现的学术关切和研究旨趣，又与中国文学中的岛屿思想相交叠，进一步推动了岛屿诗学的再发掘、再解读和再生产。中国岛屿诗学与中国岛屿研究互为补充，立足于中国岛屿文学，致力于反映中国语境下岛屿性建构及岛陆关系阐释，其融合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当代岛屿观，呈现历史与当下互涉、想象与现实互通、岛屿与大陆共生交缠、理想性与反思性并存的特点。中国古代文献反映了早期中国岛屿观念的变迁，构成中国岛屿诗学的重要源流；近现代岛屿文学通过大陆视角与岛屿视角的沟通融合，形成对古代岛屿诗学内涵的补充；当代岛屿诗学则基于前期诗学传统和中国当代岛屿文学现象，确立了其在中国岛屿诗学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当代岛屿诗学既包含岛屿外视角和岛屿内视角的呈现，又演化出具有居间性质的间隙岛屿视角。以上三重视角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中国岛屿文化的杂糅特质和多元样态。

[关键词] 中国岛屿诗学　岛屿性　岛屿外视角　岛屿内视角　间隙岛屿视角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7-0162-09

岛屿是世界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岛屿密切相关的“岛屿性”（islandness）是岛屿研究的重要概念。岛屿性即岛屿属性的集合，指向“何为岛屿”的问题。不同视角下的岛屿认识构成了岛屿性的不同内涵：大陆视角主要从地理硬边界出发，将岛屿视为偏远、狭小、孤立、相对静态封闭的场域；岛屿本土视角则从岛民的生活经验出发，将海洋也纳入岛屿的一部分，岛屿被视为开放、流动、联系的象征，是岛民通往更广阔世界的“中转站”。① 岛屿研究的关键在于阐释、沟通不同视角下“岛屿性”的内涵，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生态、政策的多方影响。② 世界岛屿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由零散的岛屿意识到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由西方中心、大陆中心的“发生在岛屿”的研究到以岛屿为研究对象的“对岛屿本身”的研究，以及由单一西方中心向非西方多中心协同发展的转变。岛屿研究要建构系统、完备的理论和学科范式，仍需提升其研究视角及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才能真正成为“对世界岛屿的研究”。③ 当前岛屿研究的学术产出主要以欧洲的岛屿为研究对象。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 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23&ZD3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苏娉，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梓钰，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41）。

①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6, issue 1, 1994, p.152; Aideen Foley et. al., “Understanding ‘Islandne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vol.113, issue 8, 2023, pp.1-18.

② Godfrey Baldacchino, “Islands,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 issue 1, 2006, pp.3-18.

③ Adam Grydehøj, Otto Heim & Huan Zhang, “Islands of China and the Sinophone World”,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太平洋岛屿、加勒比群岛、东南亚岛屿等，但研究成果仍大多来自欧美国家，且以英语成果为主。与西方岛屿研究较为系统的建构进程相比，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岛屿研究既未获得学界足够关注，也尚未建构起独立的岛屿研究传统，更未与世界岛屿研究形成对话。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岛屿研究正在经历由零散化逐渐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现已发展成为世界岛屿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一、中国岛屿研究的整体脉络和诗学转向

中国身处以大陆文化为主的文化圈，同时还拥有大量依托于特殊地理地貌的次文化，岛屿文化便是其众多特色文化中的璀璨一笔。中国拥有约 1.8 万千米的海岸线和约 473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其中分布着 7600 个大小岛屿。[①] 岛屿是中国领土的重要构成，理应得到重视与研究。经知网检索发现，2010 年前后，国内学界有关岛屿研究的发文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生物学、海洋学、环境科学、地理地质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岛屿研究则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国际法、旅游等视角展开，常被视为海洋研究的一部分，岛屿研究自身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在国际学界，直到 2010 年代中期，中国岛屿研究的声音一直比较微弱，仅有少数零散成果发表，主要围绕海洋文化、海洋空间、国际关系等领域展开，[②] 研究的岛屿特性并不十分突出，与同时期国内学界倾向基本一致。2016 年香港大学举办“岛屿城市与城市群岛”（Island Cities and Urban Archipelagos）研讨会，拉开了中国岛屿研究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序幕。2017 年，岛屿研究领域权威刊物《岛屿研究期刊》（*Island Studies Journal*）基于该研讨会的相关成果，以“中国岛屿与华语世界”（Islands of China and the Sinophone World）为主题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收录 14 篇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岛屿的论文，研究跨度在地理上涵盖黄渤海、东南沿海及南海地区，在学科上涉及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截至 2024 年底，《岛屿研究期刊》已发表 56 篇由中国学者撰写或基于中国视角的论文，而 2017 年专刊推出之前，该期刊仅发表过 2 篇中国学者的论文，这标志着中国岛屿研究正迈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岛屿研究的特殊贡献首先体现在对城市岛屿的研究。城市岛屿研究伴随西方岛屿研究的空间关系转向而产生，试图解释“岛屿与城市何以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③] 由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岛屿研究将岛屿视为与大陆隔离的落后、偏远、孤立之地，城市岛屿往往不被纳入岛屿研究的范畴，长期未能得到足够关注。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由众多河网分割而成的群岛地貌为城市岛屿研究提供了理想场所。中国的城市岛屿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杭州湾大湾区，探讨城市岛屿的生成、表现形式及其与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关联，[④] 促进了岛屿研究概念的拓展以及研究范式的更新，对岛屿研究和城市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岛屿聚落及居民的视角阐释岛屿性是近几年中国岛屿研究的另一要点，岛屿聚落及居民是鲜少被关注的边缘群体，疍民便是其中的典型。疍民是中国东南沿海渔民的统称，常聚居在岛屿周边水域，世代以船为家，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现有文献多从人类学视角对疍民展开研究，[⑤] 但也有学者在对相关史料、文本的分析过程中，将疍民居住的船只与岛屿联系起来，将疍民聚

---

① 参见“中国政务网—国情”：https://www.gov.cn/guoqing/。

② Adam Grydehøj, Ping Su, Shoujuan Huang, and Yaso Nadarajah, “Tens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colonis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 Cross-tabulation Analysis of Articles in Island Studies Journal”, *Learned Publishing*, vol.36, issue 1, 2023, pp.4-13.

③ Adam Grydehøj, “Island City Formation and Urban Island Studies”, *Area*, vol.47, issue 4, 2015, p.429.

④ Ping Su, “The Floating Community of Muslims in the Island City of Guangzhou”,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p.83-96; Huan Zhang and Adam Grydehøj, “Locating the Interstitial Island: Integration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Studies*, vol.58, issue 10, 2021, pp.1-17; Ping Su and Adam Grydehøj, “Regionmaking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South China: Perceiving Islan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98, 2022, pp.1-10.

⑤ Adam Grydehøj, Zuan Ou,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Indigeneity: Indigenous Territor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Dan Fishing Community of Haina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61, 2017, pp.77-87; Zuan Ou, Guoqing Ma, “Marginalisation of the Dan Fishing Community and Relocation of Sanya Fishing Port, Hainan Island, China”,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p.143-15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居区视作“浮动的城镇”（floating town）。[①] 长期以来被陆地和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疍民是岛陆关系的具象化体现，孤立、边缘、神秘、他者、漂浮不定等大陆对岛屿的主观阐释也同样成为疍民的形容词。相关研究表明，岛屿研究不仅局限于对岛屿地理的研究，岛屿性也从最初的地理学概念转变为对文化、历史、社会现象的描述，这反映了岛屿研究的跨学科潜力。

除上述主题外，中国岛屿研究还多从旅游、文化、历史等维度展开，但其最具特色的贡献来自文学领域。虽然中国岛屿研究开始时间较晚，但中国文学很早就出现了有关岛屿的想象，其影响力也一直延续至今。文学中流传下来的岛屿相关母题成为岛屿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中国岛屿研究起了引领作用。相关研究或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岛屿观念的流变及象征意义，比较中西岛屿观，或探究岛屿乌托邦在中国古今文本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审视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岛屿现象的优劣，带动了中国岛屿研究的去殖民转向。[②] 文学视角下的岛屿研究不仅关注岛屿的文学呈现，也关注与岛屿具有相似属性的空间，[③] 及其对岛屿象征意义的建构，大大拓展了岛屿研究的范畴边界。可见，文学对岛屿的诸多想象为岛屿研究赋予了更多可能，也为岛屿研究的多元、跨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开展岛屿研究，文学视角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岛屿诗学立足中国岛屿文学，是一种致力于反映中国语境下岛屿性建构及岛陆关系阐释的理论构想。中国岛屿诗学融合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岛屿观，呈现出历史与当下互涉、想象与现实互通、岛屿与大陆共生交缠、理想性与反思性并存的特点。蕴含于中国文学中的岛屿诗学对中国岛屿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岛屿研究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岛屿诗学的再发掘、再解读和再生产。本文将对中国岛屿文学文本做管窥式考察，梳理中国岛屿观的演变，探讨中国岛屿诗学的发展脉络及内涵，以期引发国内对岛屿文学及岛屿研究的更多关注与讨论。

二、中国古代岛屿观：岛屿诗学的源头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岛屿与“山”的意象密不可分。“岛”字是“鸟”与“山”的组合，意为“可供鸟儿在海上飞行时中途歇脚的山脉”，因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岛屿多以“海中之山”的形象呈现，[④] 往往被想象成世外桃源、神仙居住之所、生命起源之地。对“岛屿仙山”的想象最早可见于先秦文本，成为岛屿乌托邦原型的前身。《山海经》中已经出现对岛屿仙山——蓬莱山的早期记载。以此为起点，《海内十洲记》将中国神话与志怪传统、地理志、文学想象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岛屿与奇幻世界之间的联结。据《史记》载，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曾有人目睹岛上的仙人和永生之药，鸟兽皆为白色，金银宫殿熠熠生辉，呈现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异域景观。虽然岛屿对时人而言是欲望的承载地，但与岛屿叙述相伴而生的超验色彩又使人们对其望而却步：远望可见神山在云雾中；驶及跟前，神山竟居于水下；而一旦试图靠近，即刻便有狂风将其吹离，证明仙岛终究是凡夫俗子无法企及之处。[⑤] 由此，长期以来岛屿承载着中国人的浪漫想象，也是人们追求仙境般自由安宁的梦想之地，以“岛屿乌托邦”为概念原型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岛屿乌托邦往往指涉那些具有孤立、偏远等岛屿属性的空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渔夫乘船循着溪流和凭空出现的桃花林，又徒步穿过山洞才寻得这一宁静美好的乐土。《西游记》中，傲来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

---

① Tingcong Lin, Ping Su, “The Myth of the Other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an People and Boat Clusters in the Island City of Guangzhou, China (1842–19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1, issue 2, 2024, pp.1-19.

② Bin Luo, Adam Grydehøj, “Sacred Islands and Isl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An Exercise in Decolonial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p.25-44; Gang Hong, “Utopian and Insular Spa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sland Approach”,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2, pp.13-27.

③ Gang Hong, “Utopian and Insular Spa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sland Approach”,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2, p.15.

④ Bin Luo, Adam Grydehøj, “Sacred Islands and Isl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An Exercise in Decolonial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28; Gang Hong, “Utopian and Insular Spa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sland Approach”,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2, p.17.

⑤ 参见 [汉]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6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花果山”，点明花果山的岛屿属性。孙悟空诞生于山顶的仙石，他跃入山中无人敢入的瀑布泉，意外发现了一处“岛屿内的岛屿飞地”——水帘洞。这里“刮风有处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无惧，雷声永不闻。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蒸熏。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猴群在这仙山福地建立起理想社会，“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①] 综上可见，早期中国人对岛屿的起始认知虽有一定现实依据，但仍主要停留在想象层面，缺乏亲历性且具有浓厚的神化色彩，岛屿与大陆的概念切分也非常明显。

唐宋元时期随着中国航海技术日渐发达，人们对岛屿认知的志怪色彩渐淡，现实色彩日益浓厚，但整体上仍遵循想象与现实结合的书写传统。“中国文学对海盗、船难、食人族、背叛等岛屿书写母题的呈现比西方文学早几个世纪”，自隋唐起，航海探险类叙事常与岛屿相联系，“聚焦鬼神、怪兽、宝藏、危险事故等主题”，[②] 相关叙事散见于《古镜记》《太平广记》等文本中。随着现实视角介入，在大陆中心文化的强势碾压下，岛屿作为远离大陆“中心”、地界狭小的“边缘”地带，成为落后、未知、孤独、凶险的代名词，长期被作为罪犯、贬谪官员的流放地。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时，曾以大陆经验对比岛屿条件之艰苦：“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③] 尽管如此，古人对岛屿的认识并未因经验增加而完全祛魅，岛屿书写仍保留一定的浪漫色彩。苏轼看到岛上随处可见的路边石，发出“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④] 的感叹，认为散落道旁的石块是女娲补天的遗留之物，将海南岛与世界尽头联系起来，暗示岛屿是人界与仙界的过渡地带。唐代诗人严维在送别谪居儋州的好友时写道“魑魅曾为伍，蓬莱近拜郎”，[⑤] 认为岛屿是通往仙界的门户，走过鬼魅幽暗的贬谪之路，将见到世人梦寐以求的仙岛。随着真实体验的介入，岛屿的边缘地位在大陆中心的叙事模式下逐渐显现，岛屿对中国人而言已从不可知的幻境，演化为大陆与海外未知世界的过渡或通路。

明清文学延续了岛屿想象与冒险叙事并存的传统，出现了一些借岛屿影射现实的讽喻型叙事作品，反映出社会转型前期潜在的民族焦虑。《海游记》中，中国人管城子在出海途中不慎流落到海外岛国无雷国，目睹正直善良的徐家公子遭人陷害家道中落，而“神仙”居华和“活佛”鉴清却祸乱一方，无恶不作。作者借外来者管城子之口，表面上针砭无雷国社会丑恶，实则反讽清朝现实。《海游记》笔触写实，几乎不涉鬼神之说，相比之下《镜花缘》则展现出神魔想象加现实批判的双重指向。小说写唐敖等人乘船游历海外诸岛国，通过对大人国、君子国、黑齿国等几十个国家风土人情的评价，传达出作者李汝珍的政治倾向和主张，如男女平等、革除陋习、改革科举制度等。

经梳理可见，中国古代岛屿书写基于神话、志怪叙事传统，展现了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想象，大致呈现三种倾向：一是作为乌托邦的岛屿，相关书写从早期的仙山神府逐渐过渡到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二是作为异托邦的岛屿，主要表现为反映魑魅魍魉横行的讽喻型书写；三是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冒险叙事，其书写内容一般可在作品所在的现实社会中找到凭据。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岛屿书写以岛屿外视角为主，岛屿内视角——如《山海经》中的“海洋家园”母题和“‘非仙化’的普通型的岛屿空间和岛人”叙事传统则未得延续且长期处于缺位状态。[⑥]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岛屿的早期文明形态与中原大有不同，以口述为主的传统使其鲜少留下文字记述；其次，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大陆，缺乏岛屿经验和立场，他们对岛屿的书写和塑造从大陆视角出发，难免有失偏颇。古代岛屿观为中国岛屿诗学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其反映的岛屿相关意象和属性反复出现于近现代及当代岛屿书写中，与特

---

① [明] 吴承恩：《西游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1、3、4 页。

② Bin Luo, Adam Grydehøj, “Sacred Islands and Isl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An Exercise in Decolonial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12, issue 2, 2017, p.38.

③ [宋] 苏轼：《与程秀才三首》，《苏轼文集》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628 页。

④ [宋] 苏轼：《儋耳山》，[清] 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 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250 页。

⑤ [唐] 严维：《送李秘书往儋州》，《全唐诗》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2909 页。

⑥ 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逻辑起点和原型意义——对〈山海经〉海洋叙事的综合考察》，《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定时代背景相结合并不断进行新的意义生产，成为中国岛屿诗学的重要源头。

三、中国近现代岛屿观：岛屿诗学的内涵拓展

鸦片战争后，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近代岛屿文学继承并深化了明清时期的民族焦虑，岛屿成为中国人反思自我、施行制度革新的试验场。1904 年连载于《绣像小说》杂志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讲述了中国人龙孟华乘坐热气球游历世界寻亲的故事，其中热气球是高科技的象征，替代传统航海文学中的“游船”意象。主人公在气球上俯瞰世间百态，其“对荒蛮列岛的漫画式描摹，不仅是对《镜花缘》的模仿，也同时复刻了殖民主义的‘文明—野蛮’图谱”，[①] 岛屿成为龙孟华与“他者”相遇，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窗口。近代革命志士陈天华所作的《狮子吼》，以舟山岛上的民权村为近代文明雏本，岛上村民推行文明制度、讲授新学，议事厅、警察局、新式学堂、图书馆等设施应有尽有，成为近代新型社会制度的文本实践。此类文本开始受到西方岛屿文学的影响，岛屿多以与大陆相对的他者形象出现，常被描绘成尚待开化的蛮荒之地或探索新制度的天然实验室。

现代中国文学的岛屿书写首先延续了对岛屿象征意义的建构。“孤岛”隐喻与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相连，预示个体精神困境及国族命运的孤绝状态。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岛屿体验程度的加深，他们对岛屿的想象逐渐逸出“他者”这个单一视角，岛屿经验、隐喻融入主体建构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将大陆主体与岛屿视角相结合的叙述，岛与人的现实和精神联系更加紧密。郁达夫的《沉沦》剖析了一位在日留学青年的忧郁心理：一方面在遥远的岛国思念故土，另一方面又因母国的落后倍感压抑。青年无论与中国还是日本都无法建立稳定的联系，因而变得愈发敏感孤僻，成为现实和精神上的双重“孤岛”，认为世人“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②] 小说涉及大量对岛屿自然风光的描写，但这一悠然闲适的滨海乐土并没能成为主人公的乌托邦，反而加剧了他的孤立感，促使其走向灭亡。除了隐喻性质的岛屿，这一时期对海岛经验的纪实性书写也跳出了以往岛屿文学以想象和虚构为主的传统。艾芜将其在滇缅边境、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漂泊经历融入《南行记》和《漂泊杂记》中，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将之放置在‘边地书写’的框架下，往往遮蔽了艾芜的航海体验对其漂泊意识形成另类的刺激”。[③] 他的《印度洋风土画》《海岛上》《南国的小屿》等作品透过底层流浪者的视角，描述了异域海岛的风土人情及殖民统治下的日常体验：坐三等舱的乘客在登陆前被载到专门的检疫岛强制消毒隔离；来建设南洋的劳工在陷入失业和贫困后被以各种借口关押遣返回国……上述岛屿书写以现实的笔触，构成对岛屿官方历史的补充。在另一小说《海》中，言说者惊诧于海员的视野、心胸之广阔：“他们不仅只关切自己的国家就算了，还关切着他们到过的而是属于别个人的国家……我觉得他们真是在海上生活惯了，心胸已变成海那样的宽阔，眼光有海那样的深远。”[④] 流动主体视角下的岛屿和海洋自成一体，其世界观也并不为地理或政治边界所局限。这一时期依托作者切身体验的岛屿书写大量涌现，虽然总体上仍基于大陆视角，但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使国人对岛屿的认识逐渐朝向多元丰富的方向发展。近现代岛屿文学一方面延续了古代岛屿想象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以真实体验丰富了大陆视角下的岛屿想象，展现出大陆主体尝试从岛屿本身出发理解、阐释、书写岛屿的努力。近现代岛屿诗学是中国岛屿诗学内涵拓展和转型的关键一环，反映了岛屿与大陆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分立关系，而是出现了沟通与交融的可能。这不仅为早期岛屿研究提供了灵感源泉，也为中国当代岛屿诗学建构打下了深厚基础。

四、中国当代岛屿诗学：三重视角的建构

中国当代岛屿诗学综合了古代岛屿诗学传统以及近现代岛屿诗学中的视角融合与转向，立足于中国当代岛屿文学现象，构成中国岛屿诗学的主体部分。随着大陆与岛屿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彼此的认识

① 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殖民叙事——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例》，《文学评论》2016 年第 5 期。

② 郁达夫：《沉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年，第 37 页。

③ [马来西亚] 萧雯佳：《漂泊裂缝与殖民体验——以艾芜〈南行记〉及〈漂泊杂记〉的“海 / 岛”游记为中心》，《汉语文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④ 艾芜：《艾芜全集》第 1 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315-31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程度逐渐加深，中国当代岛屿诗学在继承古代岛屿外视角的同时，还基于实际经验，发展出以岛民和岛屿为中心的岛屿内视角，以及介于内外视角之间具有过渡性质的“间隙岛屿”（interstitial island）视角。三重视角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辅相成，内在连通。中国当代岛屿诗学对古代岛屿外视角的继承并非对后者的简单复制，其中也体现出大陆视角下对“连通”、岛陆关系、海洋生态的批判性思考。岛屿内视角书写也深受大陆经验的影响，不仅蕴含“以海为田”等海陆相生观念，还涉及岛屿视角下对岛屿、海洋、大陆三者间相对关系的思索。间隙岛屿视角既起到沟通内、外岛屿视角的作用，又因其所在的多元文化和地理背景保持着自身独立性。三重视角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中国岛屿文化的杂糅特质和多元样态，既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岛屿研究，又与之形成连通和对话关系。

第一，岛屿外视角书写主要存在于一系列“发生在岛屿”的文学作品中，如韩松的《美女狩猎指南》、夏商的《乞儿流浪记》、陈楸帆的《荒潮》等。这些作品多将岛屿作为展开想象的“布景”，将大陆现实投射到岛屿上。不同于西方大陆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岛屿单一的他者化、边缘化认识，这类作品揭示了中国大陆视角下对于岛屿的多元认知。在《美女狩猎指南》中，岛屿一开始是承载人们想象和欲念的乌托邦，随着冲突加剧，岛屿成为暴露人性黑暗、抹杀生命和欲望的恶托邦。在乌托邦与恶托邦的空间张力之间，借助外来者的视角，岛屿的表面布景被撕开，岛屿空间的内在意义逐渐显现。韩松将岛屿视作连通循环的重要节点，认为岛屿承载着生命演化、宇宙更迭的奥秘：“这里的主角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而是这个岛屿。它是活生生的、经历了亿万年生命史的存在物。爱与恨在这里交织，生与死在这里相连，因为这个，宇宙才开始演化的吧？”[①] 作者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将岛屿、大陆乃至整个宇宙的命运联系起来，岛屿被认为是大陆的缩影，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特征折射出更大范围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虽然中国岛屿外视角的书写带有旁观者的审视意味，但这种审视并不以将岛屿他者化为目的，而是将其与更为广阔的语境相连，探索有关人类、宇宙的终极意义。

中国当代岛屿外视角下的岛屿观并不将岛屿视作静态、封闭、孤立的客体，而是以“潮水”“靠岸”“连通”等隐喻，呈现对岛陆关系的批判性思考，体现了中华文明“四海一家”的共同体思想。陈楸帆在《荒潮》前言中，以“我们能否改变潮水的方向”，诘问将岛屿作为大陆“后院”和“垃圾处理站”的岛陆分离思想：“所有未能在本土被处理回收填埋的垃圾，都将从一个后院转移到另一个后院，也许是东南亚、非洲、南美洲。如果我们依然遵循着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继续追求用完即弃的产品理念，也许我们终将难免承担垃圾所带来的无法转移、无可避免、不可回收的恶果。我们都会变成垃圾人。”[②] 小说结尾，在海上漂浮的陈开宗产生了“靠岸”的想法。叙述戛然而止，我们无从得知小说中的世界是否还有“岸”可靠。在潮水引力作用下，最终所有人都会被卷入这场洪流之中。夏商在《乞儿流浪记》中，以一座落后、隔绝的河流岛为背景，揭露了岛上“原始的、未被现代规训的、本能的欲望”，[③] 展现了岛屿在都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与挑战，但目前针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中的底层叙事。故事以岛屿为始，又以岛屿与大陆经跨江大桥连通为终，对岛屿荒蛮、落后、淫乱的描述带有一定偏见和刻板印象。象征现代化的跨江大桥开工使岛上的原始生活受到冲击，加剧了岛民的“不幸”。在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大桥落成后主人公告别过往进入都市，开启了未知旅途。小说映射出作者对现代岛屿的思考，与同时期中国学者城市岛屿研究的关注点不谋而合：在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岛屿与大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岛屿与大陆建立联系对岛屿而言是否意味着“被拯救”？与大陆的“连接”会对岛民身份产生何种影响？小说暗示了作者对岛屿特性在都市化冲击下消亡的隐忧。这一基于大陆视角的岛屿呈现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揭示了岛陆关系背后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为岛屿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指引。

---

① 韩松：《美女狩猎指南》，《宇宙墓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59 页。
② 陈楸帆：《硅屿生存指南》，《荒潮》珍藏版别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年，第 4 页。
③ 郭垚：《人与欲望的辩证法——夏商小说论》，《扬子江评论》2017 年第 6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二，中国当代岛屿诗学的岛屿内视角书写十分丰富，其中以海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以及新南方写作中以岛屿为叙述中心的文学作品最为典型。其对岛屿性的呈现建立在岛屿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上，既具备鲜明的海洋特色，又显示出与中国大陆文化的深度勾连。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这类作品的海洋特征，忽视了其中的岛屿属性。在岛屿内视角下，岛屿、海洋和大陆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关系。岛民们将世代居住的岛屿、环绕的广袤海域及海域内的其他岛屿视为一个整体家园，相关作品流露出一种以变化为常态、于流动中寻求归属、在突破多重界限中重塑自我的生命智慧。岛屿内视角的文学作品对流动性进行了全方位展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水为媒介的跨时间、跨地域流动。海南作家林森的作品《心海图》以美国华侨方延的归国寻根之旅为主线，穿插了其幼年在岛上生活以及后来在海上漂泊的片段。伴随主人公的空间移动，曾经的悬念得以揭示："过往所有的时光，在同一个瞬间袭来，又从他的身体穿过……时间逆流，他自老而幼，返回母亲的肚腹，返回万物的初始。"[①] 随着历史碎片拼凑完整，方延流动的单向箭头不再一味指向远方，而是经过回溯，终于合成了一个圆。林森的另一部小说《唯水年轻》中，"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消失于茫茫大海，曾祖母不让父亲下海，父亲则不让我下海——出海成了我们家的禁忌"，[②] 但"我"和父亲都无法抵御血脉中来自海洋的召唤，前赴后继地奔向大海。岛上的村庄消逝过后又重新生长，海洋见证着一代代人的出生与衰亡，"海老了 / 唯水年轻 / 凡是潮刷过的也都年轻"，[③] 海水象征着岛民鲜活、顽强的生命力。其次，叙述视角的流动性。夏曼·蓝波安是来自台湾省兰屿岛的高山族达悟作家，其小说《天空的眼睛》叙述视角在岛屿老人和浪人鲹之间自如流动，另一作品《冷海情深》则通过对兰屿岛生活的书写，记录了作者"把自己融为海洋鱼类之一，把自己从陆地移到水世界的生存经历"。[④] 林森在短篇小说《乌云之光》中则呈现出一幅去人类中心视角的画作：与寻常人类从海面向下俯视的视角不同，该作品以仰拍视角画一头游鲸，宛如笼罩头顶的乌云。这一特殊角度将观画者与海底生物的视角融为一体，"每一个观看此画的人，都像站在海底仰头"。[⑤] 视角的翻转流动与去人类中心的写作方式相融合，这一跨地域、跨物种的流动性成为岛民与岛屿环境、生灵血肉相连的隐喻，进而内化为岛屿身份的独特表征。与岛屿流动性相伴而生的，不只是单一的发散和外延，还有联系与融合。生长于鼓浪屿的作家龚万莹在小说集《岛屿的厝》中从岛民视角出发，以九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再现了一座闽南小岛上真实、生动、鲜活的岛民生活。小说中九个故事线彼此交叠，主人公命运相互缠绕。这一串联式的书写结构与岛屿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相契合。可见，内视角下的岛屿想象并非西方文学传统中分隔、孤立的"远洋之岛"（islands in a far sea），[⑥] 而是动态联系的海陆有机体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兼具开放性、关联性与主体性的面向世界的岛屿观。

中国当代岛屿诗学的岛屿内视角还注重强调基于岛屿地理的本土文化知识，致力于书写岛民共同的文化记忆。海岛居民依海而生，人与海及海洋生物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归属与索取，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平衡。《冷海情深》中的飞鱼祭，《岛屿的厝》中的送王船和林森《岛》中的祭海仪式，均展现出岛民对岛屿生态和自然生灵的天然敬意。并且，岛民具身的航海体验也被纳入文学叙事中，成为岛屿本土知识的重要构成。与埃佩里·豪法（Epeli Hau'ofa）、阿尔伯特·温特（Albert Wendt）、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等太平洋岛屿土著作家类似，夏曼·蓝波安强调"航行主体"（navigating subject）、"寻路"（wayfinding）等海洋智慧和航海模式，在作品中反复提及达悟人如何通过浮游生物和肌肤感觉判断海流强弱，以及如何在夜间通过星星判断航行方位等海岛本土知识。林森的小说《海里岸上》提到，海南渔民口口相传的航海经验凝结于《更路经》之中："白天，可以通过瞭望水面的颜色

① 林森：《唯水年轻》，南京：译林出版社，2024 年，第 205 页。
② 林森：《唯水年轻》，第 4 页。
③ 林森：《唯水年轻》，第 59 页。
④ 夏曼·蓝波安：《冷海情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4 页。
⑤ 林森：《岛屿的肖像》，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 年，第 109 页。
⑥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vol.6, issue 1, 1994, p.15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来判断海水的深浅，判断附近是否有礁盘——有礁盘的水要浅一些，日光下，是一种翡翠蓝；没有月亮的夜里，那些经历了生死的老船长，通过云层的反光来分辨岛屿、珊瑚礁以及水下的鱼群。对于老船长来讲，每一次出航，也是验证和矫正《更路经》的过程。”[①] 关岛土著学者维森特·M·迪亚兹（Vicente M. Diaz）曾指出，传统航海实践作为一种基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反殖民实践，可以形成对西方民族国家现代性话语的海洋本土批判。[②] 同样地，聚居于中国南海北部湾地区潭尾、山心、巫头三座海岛的京族，其文学以反映京家海岛风光和传统渔业生产为特色，将海洋性格融入文学书写，作品洋溢着睿智深沉的海洋智慧。例如，潘恒济的散文《海上“花市”》描写海中的海石花、珊瑚花，以及京族渔船、渔岛绚丽的“灯花”，将大海比作渔民的花园，将渔网的网眼比作蜂房，“将捕鱼比作酿蜜”，[③] 体现了中国海岛少数民族“以海为田”的海陆相生观念，彰显了海岛文化的鲜明特色及岛民的本土世界观。岛屿内视角创作有别于以大陆或人类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其文化思想经由海洋跨越地理、国族界限，折射出海天一气、人鱼一体的海陆共同体意识，正如豪法所言，“海洋形塑了这颗星球……海洋是我们通往彼此和他人的路径……海洋在你我之中”。[④]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海洋生活与陆地生活共生交缠，形成了中国当代岛屿诗学多元一体、海陆相容的整体特征。

第三，中国当代岛屿诗学中的间隙岛屿视角居于岛屿内视角与外视角、大陆与海洋之间，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最为典型，承接着居间式的“间隙岛屿文化”功能，既表现出与大陆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又携带着对内在岛屿性与外在岛陆一体化进程之间张力的隐含焦虑。粤港澳地区有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但又受到殖民历史及岛屿地理的影响，呈现出流动、居间、杂糅的文化特质。由地理特征衍生出的岛屿性内化到当地社会文化之中，成为处于间隙空间内个体经验及精神世界的隐喻，在文学中多反映为岛屿视角与现代都市相遇时的焦虑感、割裂感及认同困惑。香港作家也斯在诗歌《形象香港》中点明了间隙岛屿视角的流动特质：“在增添在删减之间 / 我们也不断移换立场 / 我们在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 / 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⑤] 广东作家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中，叙述视角跟随一只水陆两栖的巨蛙游历世界，该巨蛙“是虚构之物，是尚未定型的动物”，[⑥] 在流动过程中被赋予不同身份和命名：在珠江水上人家，是蜑民顶礼膜拜的灵蟾大仙；在广州十三行，是独一无二的雌性巨兽；在澳门好景花园，是“巨泛树蛙”；在英国动物园，是来自大唐的巨蛙“太极”；在英国自然博物馆，是“湾镇巨蛙”。小说结尾，寄到博物馆的冰封巨蛙遗体凭空消失，逃逸于所有命名之外。同一形体、多个命名的情形被颠覆，后世只能通过名称想象巨蛙形象的无数种可能，巨蛙重归“虚构、尚未定型”的初始状态，流动不定由此成为伴随间隙岛屿空间个体的永恒特质。

间隙岛屿视角在承接岛屿内视角流动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悬置、居间的特点。澳门作家剑莹的小说《洪流》的主人公不断找寻归属却屡屡受挫，其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始终处于悬置之中，“不知自己究竟是要摆脱什么，抑或追寻什么”。[⑦] 香港作家西西在短篇小说《浮城志异》中以一座悬浮的岛屿隐喻香港现实：“头顶上是飘忽多变的云层，脚底下是波涛汹涌的海水，悬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⑧] 这一“不上不下”的心理与香港所处的“过渡或阈限阶段”相契合，点明了居间空间内部含混不定的属性。居住在浮城中的人做着“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浮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

① 林森：《海里岸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 29 页。

② Vicente M. Diaz, “Voyaging for Anti-Colonial Recovery: Austronesian Seafaring, Archipelagic Rethinking, and the Re-Mapping of Indigeneity”, *Pacific Asia Inquiry*, vol.2, issue 1, 2011, p.21.

③ 苏维光、过伟、韦坚平：《京族文学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78 页。

④ Epeli Hau’Ofa, *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58.

⑤ 也斯：《浮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年，第 281 页。

⑥ 林棹：《潮汐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年，第 3 页。

⑦ 剑莹：《洪流》，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年，第 166 页。

⑧ 西西：《浮城志异》，艾晓明编：《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2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①] 他们彼此之间互不通话，宛如一座座孤岛。西西以“河之第三岸情意结”[②] 概括浮城及其内在个体的精神处境，标示出一种居间、矛盾、踌躇不定，兼具理想光辉和幻灭色彩的复杂情绪。浮城的存在犹如童话梦境，但与乌托邦美梦相伴而生的还有对漂浮状态的恐惧：“如果浮城下沉，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海水，整个城市就被海水吞没了，即使浮在海上，那么，扬起骷髅旗的海盗船将蜂涌而来，造成屠城的日子；如果浮城上升，头顶上那飘忽不定、软绵绵的云层，能够承载这么坚实的一座城吗？”[③] 小说揭示了由两难处境衍生出的第三难，突破了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观念来简化矛盾对立关系的藩篱：“向前一步是大梦，向后一步是大限。”[④] 身处间隙空间必然伴随着选择与未知的焦虑。此外，也斯在小说《岛和大陆》中以浮动的船模拟间隙岛屿视角，通过观察角度的转变，描绘了岛屿和大陆“相对又相连”的复杂关系：“你说把自我隐藏在一个洞穴里，你说自己是一个洞穴，若在这城市就不行了，种种牵连纠葛令人无法自我放逐于多重关系与变化之外。”[⑤] 半封闭的洞穴和开放的城市隐喻间隙岛屿的矛盾处境，既无法割裂内在的岛屿特性，又无法摆脱岛陆一体化带来的种种联系。在容纳与拒斥的张力之间，间隙岛屿文化特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得以彰显。港澳“两栖”诗人韩牧在诗歌《澳门猎古》中建构起以中国文化为基底，以间隙岛屿文化为特色的多元身份观：“我是羽族 / 看我振起十亿根翠绿的羽毛 / 我上升 我飞旋 我属于青天 // 我属于地 / 自高空 我向大地伸下留恋的四足 / 我是永远匍伏大地的兽类 // 其实我是龙 / 振动十亿片翠绿的鳞甲 / 飞翔于天 爬行于地 潜游于水。”[⑥] 整首诗以重写澳门殖民史开篇，转向对自我身份的追认与反思。虽然引文前两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身份特质，但第三节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意象串联起前两者，标示着处于间隙岛屿的岛民流动、多元的身份内核。

五、结语

中国岛屿研究虽然整体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世界岛屿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岛屿研究期刊》主编目前由中国学者担任，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岛屿研究的世界影响力及其广阔前景。文学领域对岛屿诗学的多重建构是中国岛屿研究的一大特色。中国岛屿诗学与中国岛屿研究互为补充，立足于中国岛屿文学，致力于反映中国语境下的岛屿性建构及岛陆关系阐释，通过融合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岛屿观，呈现出历史与当下互涉、想象与现实互通、岛屿与大陆共生交缠、理想性与反思性并存的特点。作为中国岛屿诗学主体的中国当代岛屿诗学既包含西方岛屿诗学中常见的岛屿外视角，又包含非西方岛屿诗学中常见的岛屿内视角，还依托独特的间隙岛屿地理生发出间隙岛屿视角。三重视角相辅相成、共同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外连通的中国岛屿文化观。中国岛屿研究深受中国文学中岛屿诗学的影响。不仅早期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岛屿想象影响了中国岛屿研究，当前中国岛屿研究中呈现的学术关切和研究旨趣也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岛屿思想相互交织，如岛屿外视角中书写的河流岛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城市岛屿研究的主要关切，岛民书写的岛屿内视角文本则与岛屿聚落、居民研究互为补充，粤港澳间隙岛屿书写与粤港澳大湾区间隙岛屿的相关研究之间存在众多关联。这些与中国现实语境紧密相连的文学作品更有利于岛屿思想从文学呈现转向学术思辨。中国岛屿研究与世界岛屿研究形成了补充和对话的关系，为当下跨越地理、国族、意识形态等硬边界，以联系、流动的观点重新认识、发现边缘，理解边缘与中心的相对关系，以及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有力参照。

责任编辑：崔承君

---

① 西西：《浮城志异》，第 26 页。

② 西西：《浮城志异》，第 26 页。“河之第三岸情意结”这一说法源自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o Guimarães Rosa，1908—1967）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The Third Bank of the River*，1962）。小说中，父亲独自一人在河上漂流，既不靠岸，也不远行，木舟成为父亲徘徊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第三条岸。

③ 西西：《浮城志异》，第 27 页。

④ 凌逾：《难以叙述的叙述——〈浮城志异〉的图文互涉》，《文艺争鸣》2010 年第 2 期。

⑤ 也斯：《岛和大陆》，艾晓明编：《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2 页。

⑥ 韩牧：《连理树》，《韩牧诗选》，香港：纸艺轩出版有限公司，2019 年，第 13-1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digital marketing capability formation processes. Based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marketing capabiliti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namely customer demands (the degree of data resources accumul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businesse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and scenarios: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lacking data resource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balanced enterprises (possessing some data resources but lacking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integrated enterprises (lacking data resources but possessing som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possessing some data resource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delves deeper into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marketing capabilities are shaped under the four distinct scenarios. Building upon these findings,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digital marketing capabiliti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Effort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eek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ublic Opinio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Bai Bing 127

After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the intention of urging the Soviet Union to send troo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were the most eager to urge and expect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initial period after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till adhered to the old thinking of provoking a prior war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alleviate or divert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fter conducting a further analysis of Japan's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the trend of th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hifted to the "Soviet-deterrence strategy", placing hopes in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intimidate Japan into halting its invasion of China. Later, after the loss of the Battle of Shanghai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djusted its strategy again to induce the Soviet Union to send troops in the hope of forming a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period, the people of China had infinite hope and expectation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send troops to help China. There were constant rumors in society such as " the Soviet Union would send troops", " Outer Mongolia would send troops", "a war would break out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as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send troops for a long time, public opinion in society gradually shifted from hopefulness to disappointment, and from goodwill to frustratio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ne hand, manifested a change in the national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vaguely revealed the "self-centered" imaginative logic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land Studies in China and Chinese Island Poetics

Su Ping and Wang Ziyu 162

Island studies in China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sland poet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hap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island studies and Chinese island poetics, island studi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its local island geography and culture, has derived perspectiv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ditionally, the academic concerns and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island studies echo the island concep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discovery, reinterpre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island poetics. As a theoretical concept that enriches island studies in China, Chinese island poetics is rooted in Chinese island literature and committed to identifying islandness and island-mai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tegrating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onceptions of island in China, it is marked by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island and continent, as well as ideality and reflexivity.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anifesting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hinese ideas about island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island poetic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continental and island perspectives, modern island literature extends the connot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island poetics; contemporary island poetics, based on the earlier poetic tradi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sland literature,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Chinese island poe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island poetic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distinctive perspectives: external island perspective, internal island perspective, and interstitial island perspective. The three perspectiv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reflecting the hybrid and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sland cultur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